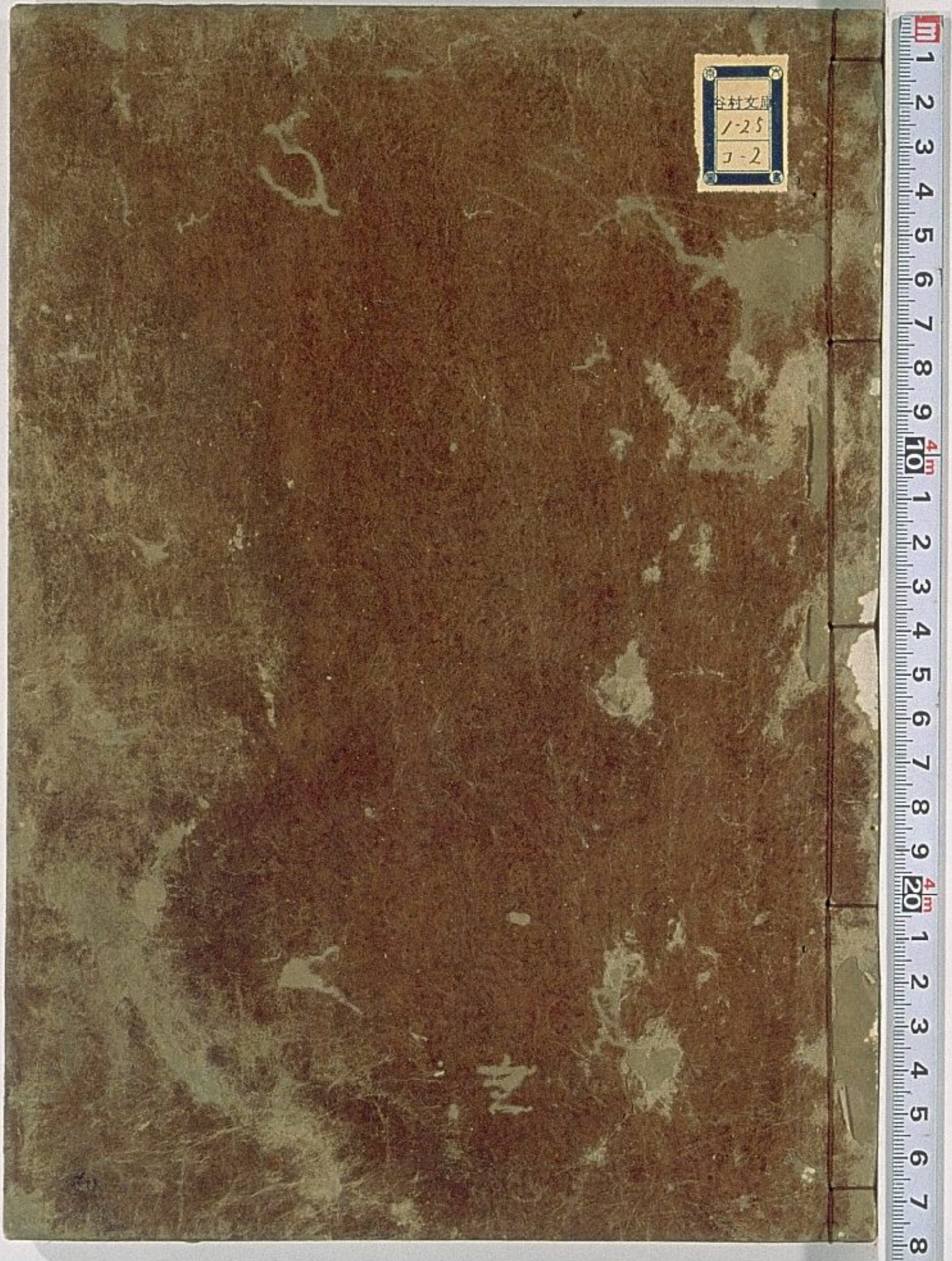


810t







昭和17.9.1.

763755



希叟和尚正宗贊目錄

菩提達磨大師

六祖大鑑禪師

江西馬祖禪師

南嶽石頭禪師

南泉願禪師

百丈大智禪師

趙州真際禪師

黃蘗斷際禪師

睦州陳尊宿

德山見性禪師

巖頭齋禪師

雪峯真覺禪師

臨濟宗

臨濟慧照禪師

興化獎禪師





南院顯禪師  
首山念禪師  
葉縣省禪師  
慈明圓禪師  
黃龍南禪師  
白雲端禪師  
真淨文禪師  
圓悟勤禪師  
佛鑑懃禪師

風穴沼禪師  
汾陽昭禪師  
浮山圓鑒禪師  
楊岐會禪師  
寶覺心禪師  
保寧勇禪師  
五祖演禪師  
南堂靜禪師  
佛眼遠禪師

大慧杲禪師  
應庵華禪師  
懶菴需禪師  
曹洞宗

虎丘隆禪師  
弋菴顏禪師  
密菴傑禪師

洞山悟本禪師

曹山元證禪師

雲居宏覺禪師

同安丕師

同安志禪師

梁山觀禪師

大陽玄禪師

投子青禪師

芙蓉楷禪師

丹霞淳禪師



真歇了禪師

宏智覺禪師

天童珏禪師

自得暉禪師

雲門宗

雲門匡真禪師

香林遠禪師

洞山初禪師

智門祚禪師

雪竇明覺禪師

洞山聰禪師

雲居舜禪師

大覺璉禪師

天衣懷禪師

圓照本禪師

圓通秀禪師

大通本禪師

雪峯慧禪師

月堂昌禪師

漚仰宗

漚山大圓禪師

仰山智通禪師

南塔湧禪師

芭蕉清禪師

芭蕉徹禪師

法眼宗

清涼法眼禪師

天台韶國師

永明智覺禪師



五家正宗贊并序

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特閨門兒女子軟  
紅輕襪踏地怕痛之論又烏足爲參學法衲  
僧家千聖頂顙瞥轉玄樞翻鐵面皮爺也不  
識示一機如大火聚出一言如生鐵槩無你  
近傍處無你咬嚼處針砭古今活必死疾又  
何聖可稱何門可游何言可忌終日言而盡  
道言滿天下無口過或褒或貶或抑或揚曲  
盡其奧履非勸節貶非窮鄉抑非兼人揚非



舉善息黥補劓截鶴續鳧倒用橫施著著有  
出身之路肯桎梏籠檻分甘爲淺丈夫哉愚  
生也魯瘦藤挑月破笠包雲奔走江湖幾五  
十載雖透關眼未甚明至理言未甚的然於  
古人不恰好處略窺涯涘試將五彩黼黻太  
虛似不量其力也前謂褒貶抑揚當俟金銀  
刮膜出語驚群者重爲點發雖然翠巖眉毛  
寧免拖地寶祐甲寅西蜀比丘紹曇百拜書  
于靈鷲放山室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師南印度香至王之子姓剎帝利本名菩提  
多羅因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行化至本  
國其王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尊者欲試  
其所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  
能及此否師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  
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  
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  
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



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  
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  
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  
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實  
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辯慧改  
號菩提達磨及香至厭世之後遂出家矣師  
降六宗一曰有相二曰無相三曰定慧四曰  
戒行五曰無得六曰寂靜後值異見王輕毀  
三寶有弟子宗勝潛至王所廣說法要往返

徵詰師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汝可  
速救羅提稟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  
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羅提乘  
雲而至愕然忘其問荅曰乘空之者是正是  
邪荅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  
邪正王雖驚異而慢心方熾即擯宗勝令出  
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  
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荅曰見性是佛  
王曰師見性不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



與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  
荅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不  
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  
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荅曰若出現時當  
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羅提說偈  
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遍  
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

前非諮詢法要師一日曰吾觀赤縣神州有  
大根器遂踰海越漠為法求久初至見梁武  
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契遂折蘆渡  
江至少林面壁九年得二祖於深雪中曾謂  
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  
後傳衣付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  
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流支光統數加華  
至第六度遂不救識曰江撈分玉浪管炬開



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師知緣盡欲  
返天竺令弟子各言其志道副得皮摠持得  
肉道育得骨二祖得髓師入滅後葬于熊耳  
後宋雲使西域還遇師於葱嶺見師手携隻  
履而返歸奏帝開墻果見空棺隻履存焉  
贊曰隆準龍顏碧瞳天相  
棄金輪爲聖道出家  
辦寶珠與阿師相抗  
足生雲驅弟子除異見之邪

舌翻瀾聽合國起六宗之謗  
神州赤縣接大東根  
東土西天示衲僧樣  
廓然無聖逆龍鱗一葦橫江  
寂尔觀心坐鬼窟九年摸象  
一花開五葉放庭雪没人腰  
毒藥作醍醐笑江槎分玉浪  
如牆如壁幾曾當教外別傳  
分髓分皮正好契手中痛捧



詐死亡，獲隻履歸，惜大唐國一時人開眼被胡兒欺誑。

曹溪六祖大鑑禪師

師諱慧能，新州人，俗姓盧，家貧，樵采以給。一日負樵至市，聞客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處，悚然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師遂白其母，至黃梅謁五祖。祖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惟求作佛祖。」祖曰：「嶺南人無

佛性，若爲作佛？」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乃曰：「著槽廠去。」師禮而退，遂負石舂米。後聞人舉北秀，頌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師即倩人書偈，其傍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因付衣鉢，潛至大庾嶺，明上座逐之。師以衣置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明上座父母未生



以前本來面目明大悟師於儀鳳元年丙子  
正月八日<sub>レ</sub>屈<sub>レ</sub>南海遇<sub>レ</sub>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  
經聞<sub>二</sub>僧辨風幡<sub>一</sub>云風動一云幡動爭之  
不已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  
非動動自心耳印宗聞之遂與披剃韶州刺  
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法輪并受無相心地  
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南嶽讓和尚因嵩山  
安和尚啓發之乃直詣參師師問曰什麼處  
來岳曰嵩山來師曰什麼物<sub>レ</sub>怎麼來曰說似

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即不  
無汚染即不得師曰即此不汚染諸佛之所  
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青原和尚參師問  
曰當何<sub>レ</sub>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  
來原曰聖諦亦不爲師曰落何階級原曰聖  
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師深肯之師將順寂  
欲往新州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師曰葉  
落歸根來時無口又說偈曰心地含諸種普  
雨悉皆生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贊曰震且心宗嶺南蠻種

一字不識書採薪勤母奉

黃梅確頭和糠搗出石墜覺腰輕

新州市上平地擲翻擔折知柴重

鱷魚<sup>牛各切</sup>眼睛光轆轤嗔明上座爲衣鉢爭

毒蛇口氣冷水冰斥印宗僧非風幡動

汚淖即不得蕩南嶽家財一物無

聖諦尚不爲鼓青原波浪千尋湧

開作家爐輔村獠<sup>南人奴</sup>收幾塊精金

說成快壇經臭皮囊盛許多骨董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不死教難翻

地含諸種普雨皆生開眼說夢

千古曹溪鏡樣清非劈箭截流機浸殺底堪

作何用

江西馬祖禪師

師諱道一漢州什邡人姓馬氏容兒奇異虎

視牛行得法南岳後歸蜀鄉人喧迎之溪邊

婆子云將謂有何奇特元是馬毆箕家小子

虎視耽今易  
顯卦注  
取而不猛也



師遂曰勸君莫還鄉還鄉道不成溪邊老婆  
子喚我舊時名再返江西西天二十七祖般  
若多羅識云金鷄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  
漢僧六祖謂南嶽云介後出一馬駒踏殺天  
下人去在石鞮爲獵時從師菴前過師見問  
曰汝是何人曰獵者師曰汝解射不曰解射  
師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師曰汝  
不解射曰和尚解射不師曰解射曰一箭射  
幾箇師曰一箭射一群曰彼此生命何用射

他一群師曰汝既知如是何不射曰若教  
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師曰者漢曠劫無  
明一時頓息輩遂擲弓箭投師出家師與百  
丈行次見水鴨師問水鴨子在何處丈曰飛  
過去也師遂捏丈鼻丈作痛聲師曰又道飛  
過去也丈乃有省遂歸寮中大哭同事問曰  
有何事丈曰汝去問和尚同事往方丈問曰  
不知海侍者有何事而哭令某甲來問和尚  
師曰汝自去問他同事歸問丈大笑同事曰



適來哭而今笑丈曰適來哭而今笑龐居士  
參次問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云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此有  
省師與百丈南泉智藏翫月次師曰正恁麼  
時如何藏曰正好修行之丈曰正好供養南泉  
拂袖便行師曰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  
超物外後示寂于泐潭  
贊曰虎視牛行虬髯鐵面滅菩提達磨之心宗

應般若多羅之懸識  
金雞解銜一粒粟  
馬駒踏殺天下人  
惡聲難掩  
射鹿印石鞞無明蕩除  
過鴨將百丈鼻頭捏轉

吸江口

壑殺龐公

翫月機空坑埋普願

八十四人阿轆轤成團如破驢脊上蒼蠅  
七千餘里走區區被人喚馬鞭箕家小因



赤手逗曹溪正脉 古今分宗派滔滔  
即心得臨濟克家 兒孫上傳燈袞袞  
誓首真空大法主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擬  
覓踪由太虛閃電

南嶽石頭禪師

師嗣青原諱希遷端州人姓陳氏在俗時每  
厭鄉洞民多淫祀輒奪牛毀祠而歸鄉老不  
能禁師參青原原令馳書與南嶽曰汝達書  
了速回吾有箇鋤斧子與汝住山去師至彼

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  
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師曰寧可求劫  
沈淪不求諸聖解脫讓便休師回原問曰子  
去未久送書達不師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  
去時蒙和尚許箇鋤斧子便請原垂一足師  
禮拜異日問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原曰汝  
還識吾否師曰識又爭能識原曰衆角雖多  
一麟足矣師一日夢與六祖乘一龜游泳深  
池覺原之曰靈龜智也池聖海也吾與祖師



同乘靈智游於聖海也師天寶開之衡山南  
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菴其上時號石頭  
和尚鄧隱峯辭馬祖祖問甚處去峯曰石頭  
去祖曰石頭路滑峯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  
便行到師處繞禪床一匝振錫一下乃問是  
何宗旨師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祖  
祖曰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再去  
如前問師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祖祖云  
向汝道石頭路滑藥山一日在石上坐師見

問曰汝在者裏作什麼山曰一物不爲師曰  
恁麼則閑坐也山曰閑坐即爲也師曰汝道  
不爲不爲箇什麼山曰千聖亦不識師乃以  
偈歎之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  
行自古賢猶不識造次之流豈可明僧問如  
何是禪荅曰碌碌如何是道荅曰木頭師著  
參同契草菴歌行於世

贊曰 端州生緣 曹溪得度

鱉鼻蛇毒要傷人 破鏡鳥心專食母



厭洞民多淫祀 毀叢祠奪牛歸  
與嶽僧通信書 挾鋤斧住山去  
衆角雖多一麟足 又爭能識得青原  
深池同載一龜游 竟何曾夢見六祖  
臨機多滑路 推隱峯束手墮懸崖  
共住不知名 對藥山熟睡饒譚語  
貼身死計 磐石坐生雲  
信口荅禪 碌磚拋似雨  
青松下閑謳一曲 草庵歌不落宮商

亂山中狂叫數聲 參同契是何言句  
惜曹溪旁出一枝到情忘義斷時生五逆孫  
繼不孝子

南泉願禪師

師諱普願鄭州人姓王氏初見馬祖契悟後  
住南泉上堂曰王老師自少養一頭水牯牛  
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  
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  
揔不見得山下有一菴主人謂曰近日南泉



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曰非但南泉出世直  
饒千佛出興全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  
州去使設禮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從東過西  
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  
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者漢師一日到莊  
莊主預備油糴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  
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主曰昨夜土地報道  
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  
覷見時有僧問既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却被

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一日兩  
堂首座爭貓兒來白師師持刀提起貓兒曰  
道得即救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却二俱無對  
師便斬之至晚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話示之  
趙州脫鞋安頭上使出師曰子若在救得貓  
兒示衆曰王老師賣身去也阿誰買時有僧  
出衆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  
生買僧無對僧問師居丈室將何指南師曰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在山



作務次僧問南泉路向甚處去師拈起鎌子云我者鎌子三十錢買得僧曰不問茅鎌子南泉路向甚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陸亘大夫與人雙陸次見師陸指骰子作骰字可曰恁麼不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八陸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鑄作佛得不師曰得陸曰莫不得不師曰不得師住菴時一僧到師向道我上山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

時其僧自作喫了一時打破家生就師床臥師待不來歸見僧牀上臥師亦就邊臥僧便起去師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箇伶俐道者至今不見消息陸亘一日向師道肇法師也奇恠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師問座主曰與我講經得麼座曰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上堂曰諸和



尚子王老師十八以上時十八上解作活計如今有解作  
活計者麼出來共汝商量也須是住山人始  
得良久顧視大衆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  
行一日廿贄行者來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師  
云廿贄行者設粥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  
訶般若波羅蜜贄禮拜便出去師到厨內打  
破鍋子對曰外山寺有僧外山寺有僧  
贊曰咄這王老師遍地栽荆棘  
牧牯牛東西溪上索頭在手未會放牧

斬貓兒上下堂前暗地絢繩難分曲直  
亂拋骰子臭骨頭十八點喝成  
錯指路頭茅鎌子三十錢買得  
不作貴不作賤賣渾身誰肯商量  
失却火失却牛居丈室有何奇特  
被鬼神覷見了莊上喫片油糍  
與趙州相見來鎮州出大蘿蔔  
一株花如夢相似孰云天地同根  
十八歲活計做成難使兒孫取則



許陸直開鑄坐石逐惡隨邪  
爲甘贄打破粥鎔開門放賊  
佛出世亦不去聲頭庵主未免孤疑  
飯飽後恣噉眠靈利道者不知消息  
將金彈子換銀彈子長處無多硬要做阿轆  
轤善知識

百丈大智禪師

師嗣馬祖諱懷海福州人姓王氏師再參祖  
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

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  
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舊  
處祖震威一喝師便禮拜後檀信請於洪州  
新吳界住大雄山居處巖巒峻峻故號百丈  
師處之未期月參玄之士四方羣集潯山黃  
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  
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  
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蘗  
云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



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襲便禮拜。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貴脫野狐身。師曰：你問老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於

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槌告衆。食後送亡僧。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狐，乃依法火葬。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見師，云：瀉山奇絕，可聚千五百衆。師曰：老僧欲往可乎。陀云：非和尚所住。師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師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不陀。曰：待歷觀之。師令侍者喚第十座來。師曰：此人如何。陀令警效。



木楔或一造淨  
瓶竿仙云  
爲山傍有木  
楔云市北淨  
瓶出於木楔市  
故云

行數步曰此人不可又令喚典座來陀曰此  
正是瀉山主也師是夜召祐入室囑曰吾化  
緣在此瀉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  
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  
得住持師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轉語出格當  
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  
作什麼華曰不可喚作木楔師不肯乃問祐  
祐踢倒淨瓶師咲云第一座輸却山子也祐  
遂往焉師作清規

歸山故

胚渾俗作  
一誤列子注  
言未相旁  
也又一未令

贊曰出格胚渾鈞陶巧匠  
瘦骨稜稜玉削成碧眸罔罔星流樣  
脫野狐不昧因果知楚代贊幾何罵幾何  
闔水鴨落盡便宜走歸家哭一上笑一上  
淨瓶踢倒放山子荷鐮入千峯  
拂子拈來恠馬師平地埋青嶂  
一生鼻頭痛刻骨冤不易消融  
三日耳朵聾入心毒卒難洗蕩  
共游惡業蛟龍窟子黃檗友龐公



易井之生未  
未連屬  
又經  
整白

同奪生獐虎兒胎 兄南泉弟知藏

清規井井深掘陷人坑

井之易生未連屬  
又經整白

華胃繩繩密布縵天網

繩之嗣後不窮

策奇勛不減叔孫通與老臊胡作萬古城池

阿誰近傍

趙州真際禪師安禪客哭

帥嗣南泉諱從諗曹州人姓郝氏一日問南

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

趣向也無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

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

紀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

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有僧游五臺問

婆子曰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鷲直去僧便

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僧舉似師師

曰待我去勘破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

去婆曰鷲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

麼去師歸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僧問父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師曰汝



只見略約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  
驢度馬一日真定帥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  
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  
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僧問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  
佛性狗子因甚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  
到黃蘗檠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  
堂叫云救火救火檠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  
賊過後張弓到茱萸執主丈法堂上從東過

西萸曰作什麼師曰探水萸曰我者裏一滴  
也無探箇什麼師以丈倚壁便行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後法眼問  
覺鐵嘴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覺曰先師  
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  
如何峯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曰不從  
口入師聞曰不可從鼻孔裏入僧便問古澗  
寒泉時如何師曰苦曰飲者如何曰死僧舉  
似雪峯峯遙望作禮曰趙州古佛從此不答



話嚴陽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放下著  
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什麼曰放不十  
擔取去嚴有省

贊曰 禪在口皮邊 換盡衲僧眼

中南泉毒 太虛寥廓豈強是非

死雪峯心 古澗寒泉分明剖判

見大王不下床接 表吾宗尊法有人

勘庵主拽下簾歸 知王老疑著者漢

茱萸探水 靠丈立生根

黃蘗救焚

開門驚落膽

狗子無佛性 露刃劍冷燄含霜

臺山勘破婆 葛藤椿一刀截斷

一覺鐵嘴謂先師無此語 費口分疎

嚴尊者問一物不將來 全肩荷擔

架略約非惟度馬度驢 亘百世接沈迷使平

步摩訶衍岸

黃蘗斷際禪師

師嗣百丈諱希運閩人初游天台逢一僧與



之言笑如舊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澗  
水暴漲植杖而止其僧牽師同度師曰兄自  
度彼即褰衣躡足履波如地回顧師曰渡來  
渡來師咄曰者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僧  
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百丈  
一日問師甚處去來師曰大雄山下采茵子  
來丈曰還見大虫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  
斫勢師打丈一擲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  
大雄山下有一大虫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

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作首座一  
日持鉢向南泉位坐泉入堂見謂師曰首座  
幾時行道師曰威音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  
兒孫在師遂過第二位師離泉門送提起師  
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  
然大千世界揔在裏許泉曰王老師嚙師戴  
笠便行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  
沙彌問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  
老禮拜當何所爲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



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奚爲師掌  
彌彌曰太麤生師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麤  
說細隨後又掌及宗即位乃封爲鹿行沙門  
裴相國諫之曰三掌爲陛下斷三際易爲斷  
際師曾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有一人提  
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  
惡僧曰尋羚羊聲來師曰羚羊無聲到你尋  
僧曰尋羚羊跡來師曰羚羊無跡到你尋曰  
尋羚羊蹤來曰羚羊無蹤到你尋曰恁麼則

死羚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  
羚羊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  
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  
子元來是義學沙門打出示衆云汝等諸人  
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腳何處有今日還知  
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  
匡徒領衆又作麼生師曰不道無禪只是無  
師師俗居貧母老聞師住黃蘗特來相見師  
不顧母爲飢寒至大義渡頭失腳擲死後果



生天夢師曰我當時若受汝一粒米當墮地獄寧有今日再拜而去師一日捏拳云天下老和尚恁在者裡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担問不消一担時如何師曰普裴相國捧一尊佛跪前曰請師安名師喚曰裴休休曰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千頃南參師師曰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南曰即今豈是有耶師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南曰非古今師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師曰且

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

贊曰麤行沙門略無拘檢

掌大唐天子面似血紅

打臨濟廝兒棒如雨點

大雄山下突出虎未具爪牙

大義渡頭擲殺娘不分恩怨

在威音已前行道爭坐位平地喫交



聞百丈三日耳聾驚吐舌和根翻轉

羚羊絕蹤跡軒知獵犬難尋

澗水漲波濤却被胡僧欺騙日本タラシ

小笠藏大千世界甚處著王老師

鹿拳捏天下師僧有時通一絲線

謂千頃南法眼在汝剛要鬼分賊

與裴相國古佛安名白遭渠汚淥

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輕忽老

僧入地獄如箭

睦州陳尊宿

黃蘗 季王

師諱道蹤俗姓陳江南李主之裔因游開元

寺禮佛見僧如故歸白父母願求出家許之

受具游方契旨於黃蘗後爲四衆請住觀音

寺常百餘衆學者咨扣隨問遽荅詞語峻嶮

無以嬰其鋒由是諸方以尊宿稱之嘗首座

黃蘗時臨濟方入衆師目爲大器指見蘗問

佛法大旨蘗三度賜棒雲門初參師師扃門

拶折雲腳乃云秦時轆轤鑽雲大悟仍指見



雪峯師後歸開元以母老無親奉居閑旁日  
織蒲鞋鬻米供奉故號陳蒲鞋巢寇至境師  
標大獲於城門巢盡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  
大聖人舍城而去遂免擾師問座主講什麼  
經曰涅槃經曰問一段義得麼曰得師以腳  
踢空中吹一吹曰是什麼義曰經中無此義  
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有  
一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丈空  
中點一點曰會麼才罔測曰又道會二十四

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僧參次師問汝是新  
到否曰是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曰擔  
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去師曰來來我實問  
汝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  
怕你亂道見麼僧無語師應機多云擔板漢  
門牆嶮峻少有許可後接陳操尚書一人  
贊曰者漢一生擔板肯被它人移換  
斷佛祖命脉不假鉏刀  
換衲僧眼睛只消泥彈



指臨濟參黃蘗

生蛇入竹筒

接雲門嗣雪峯

烏龜生鵝卵

五百力士揭石義

將脚尖虛處踢翻

二十四家破體書

以主丈空中點着

叱新到放下江西爛葛藤

沒巴鼻拋出秦時轆轤鑽

閑房養母

破蒲鞋能直幾文錢

古寺藏身

潑家私當甚破漆枕

當門懸大履

虛得聖人名

問文

分座振頰綱又瞎却人天眼

氣衝牛斗薄諸方將死雀就地彈用盡機關

末後只接得箇俗漢

德山見性禪師

師諱宣鑑嗣龍潭簡州人姓周氏初講金剛

經名冠成都時稱周金剛嘗與同學曰一毛

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針鋒利不動學與無

學惟我知焉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

曰出家兒千劫學佛細行萬劫學佛威儀不



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當破其窟宅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負青龍  
鈔出蜀至澄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  
買點心婆指擔曰者是什麼文字曰青龍疏  
鈔曰講何經曰金剛經曰我有一問若答得  
即與點心答不得且別處去經中道過去心  
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  
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徑往龍潭曰久嚮龍  
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

到龍潭師無對遂止息焉一夕侍立次潭曰  
更深何不下去珍重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  
點紙燭度與師接得潭便吹滅師大悟便禮  
拜潭曰子見箇什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  
天下老和尚舌頭至來日潭陞座謂衆曰可  
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  
回頭他日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遂將疏  
鈔堆法堂前舉火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  
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



是禮辭直抵瀉山挾褰子上法堂從東過西  
從西過東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不顧  
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也不得草  
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  
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至晚問  
首座今日新到在不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  
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  
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師一日齋遲自拖鉢  
過堂時雪峯爲典座曰鐘未鳴鼓未響拖鉢

甚處去師便歸方丈峯舉似岩頭頭曰大小  
德山未會末後句師聞令侍者請巖至謂曰  
汝不肯老僧那巖密啓其意次日上堂便與  
尋常不同巖於僧堂前撫掌曰且喜堂頭老  
漢會末後句雖然也只得三年後三年果遷  
化示衆曰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自然虛  
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  
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尔情生萬劫  
羈鎖聖名凡號揔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妄



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  
終無所益雪峯問師從上宗乘事某甲還有  
分也無師曰道甚麼峯有省廓侍者問從上  
諸聖向甚處去師曰作麼作麼廓曰勅點飛  
龍馬跛驚出頭來師休去來日浴出廓度湯  
與師師撫背云昨日公案如何廓曰者老漢  
今日方始瞥地師休去師一日同瓦棺入山  
斫木師將一椀水與棺棺接得便喫師曰會  
麼棺曰不會師又將一椀水與棺棺接得又

喫師曰會麼棺曰不會師曰何不成禪取不  
會底棺曰不會又成禪箇什麼師曰子大似  
箇鐵櫬師隔江見高亭云不審師乃搖扇招  
之高亭開悟便橫趨而去師凡住院圻却佛  
殿獨存法堂而已

逢吳老婆點出三心

看小當仁啞無一語

龍潭吹滅紙燭 破蕩家財



德嶠盤結草菴 呵罵佛祖

到滬山背著草鞋出 活弄目前機

問巖頭不肯老僧那 會得末後句

虛而靈空而妙 逢人拋擲爛泥團

毛吞海芥投針 對衆切折金剛杵

驚鼻蛇毒因宗乘事入心

飛龍馬驟向作麼中馳步

斫木要瓦棺成橈便休

搖扇喜高亭橫趨而去

央庠柔和白  
和訓  
誨學未十成  
主也  
蓋弱軟白

誠所謂折佛毀教猪狗不近人情底老尊慈  
想不是花錦地戀繁華央庠底座主

巖頭齋禪師 齋一作齋

師諱全齋嗣德山泉州人姓柯氏一日參山  
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僧  
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齋公大難承當師曰  
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  
擡一手搦一日與雪峯欽山聚話次見一椀  
水飲曰水清月現峯曰水清月不現師踢而



去師與雪峯同辭德山山問甚處去師曰暫  
離和尚去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和  
尚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與師齊  
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曰如是如是  
善自護持師在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  
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  
曰阿誰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  
因婆子抱一子來乃曰呈獍舞棹即不問且  
道婆子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

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  
拋向水中師後菴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集  
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  
爛<sup>或稱</sup>上堂云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於中有一  
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云休休時有僧出作  
禮云請和尚爲衆舉師遂云吾教意如…字  
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  
二向西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  
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頂門此是經中第一



段義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  
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  
聲遠近聞者俱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  
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  
韓信臨朝底巖無對羅山謁石霜問去住不  
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山不恁意乃參師  
問同前語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遂服膺一  
日又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  
不肯洞山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而

不肯德山曰是曰不肯德山則不問只如洞  
山有何虧缺師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無光  
山禮拜師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  
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近前引頸云因  
僧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  
問甚處來曰巖頭來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  
前話峯打三十棒趁出僧問如何是道曰破  
草鞋拋向湖邊著僧問古帆未掛時如何曰  
小魚吞大魚曰掛後如何曰後園驢喫草瑞



巖問如何是本常理師云動也曰動時如何  
曰不是本常理巖沈思師曰肯則未脫根塵  
不肯則永沈生死巖於言下頓悟後凡有問  
佛問法問禪問道皆作噓聲一日謂衆曰老  
漢去時大叫一聲了去一日賊大至責以無  
供饋遂刺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  
聞數十里唐光啓三年四月八也  
贊曰 智過師 誰信你  
遭一喝大難承當 用一噓全沒巴鼻

橫點頭三十載

謂洞山佛無光

過塗毒一兩聲

聽韓信臨朝底

舞棹洞庭湖畔

引臭老婆拋却兒

阻雪鰲山店頭

呵魔頭僧去打睡

聲前古堯爛謾當機籌

後園驢喫草是何宗旨

劍從次後嬰鋒去

錯付耆僧頭

鐘未鳴時托鉢回

密啓先師意

問大道端倪處

急須颺下草鞋



與同行共話閒

可惜踢翻梳水

謂羅山從他去住

未有不寧時

肯瑞巖未脫根塵

不是本常理

生平脫洒視生死如游戲園林末後大叫一

聲聞數十里

雪峯真覺禪師

語

師諱義存泉州曾氏子出嶺首謁鹽官三到

投子九上洞山因緣不契後參德山遂悟於

言下師辭洞山山問子向甚麼處去師云歸

嶺去山云當時從甚路出師云飛猿嶺出山

云今從甚路去師云飛猿嶺去山云有一人

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云不識山云爲

甚麼不識師云他無面目山云子既不識爭

知無面目師無對師同巖頭到澧州鰲山店

阻雪頭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巖曰師

兄起來巖曰作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遠

箇漢行脚到處被佗帶累師兄如今又只管

打睡巖喝云噇眠去每日恰似七村裏土地



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點胸云某甲這裏未穩在巖曰將謂你他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猶作者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巖曰若實如此據汝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刻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聞舉色空義得箇入處巖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師曰又因洞山過水悟道頌有箇省處巖曰若恁麼自救也不了師云某甲因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

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甚麼我當下如桶底脫相似被巖頭震威一喝云豈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如何即是巖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師行腳時參烏石觀鰲敲門觀問誰曰鳳凰兒曰來作麼曰來喏老觀觀便開門搗住曰道道師擬議觀掩開閉却門師住院後示衆曰我當時若

啗又嗽韓答  
張籍詩初  
味猶嗽燕



入得老觀門。你者一隊。噶酒糟。漢向甚處摸。  
索上堂。南山有一条。驚鼻蛇。汝等諸人。切須。  
好看。時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久喪身失。  
命雲門。以拄丈。攬向面前。作怕勢。僧舉似玄。  
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  
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上堂。盡。  
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  
打鼓。普請看。玄沙。一日。謂師曰。某甲如今大。  
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輓出。

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  
曰。也是自家事。閩帥施銀交床。僧問和尚受。  
大主。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輕。  
打我師象骨。巖接人後。欲往松山。建寺安衆。  
問大師。借庵基。尼不肯。因與坐禪。約曰。未滿。  
七日出定者。輸尼。至六日。開眼。師遂奪其基。  
建寺。師親書牌於磨院云。山前竟日無狼虎。  
磨下終年絕雀兒。至今虎雀絕無。  
贊曰。得處頗辛勤。用時無巧妙。



入飛猿嶺不識一人  
生蠱毒鄉寧無少過  
焦磚打著連底凍  
就德山點發不假多談  
赤眼撞著火柴頭  
與巖頭同行只消一箇  
鰲山店頭成道  
半夜發狂  
象骨巖下踈跟  
全身放倒  
圓木毬輓出  
玄沙火急作牌  
驚鼻蚰攬來  
雲門郎忙打草  
開門輕擬議  
被老觀搗住  
非鳳凰兒

打鼓普請看  
盡大地撮來如粟粒大  
千七百人善知識  
盡從杓頭上舀來  
五六十里雪峯山  
只向蒲團頭奪了  
松山小塔卯石子  
亂疊幾層  
古澗寒泉牛蹄滴  
能深多少  
山前竟曰無狼子  
且聽老僧行  
磨下終年絕雀兒  
不愁齋米耗  
一生受大王供養  
何以報恩  
手托地疾呼輕  
打我輕打我



一主文大主相贊所必辨思平此此和陣  
想可為平靜者不致齋米并  
山前景曰無與子且藥失部所  
古師寒果中微斷論既老少  
餘山小谷收改子全廣難幾會  
五六十里聖峯山只向微園題事  
千八百人善政端盡於此而土留米  
財隨普前餘盡大此難來因果殊大

臨濟宗

臨濟慧照禪師

師諱義玄曹州邢氏子初在黃蘗隨衆參侍  
時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因上方丈問如何  
是佛法的大意藥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  
遂告辭座曰承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捧且  
往諸方去座曰汝須辭和尚始得座却往堂  
頭告曰問話僧雖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方  
便接取來日上辭藥令往高安參大愚師到



大愚問甚處來曰黃檗來曰黃檗有何言  
教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  
未審有什麼過曰黃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  
困更來者裏問有過無過師云元來黃檗佛  
法無多子愚把住曰者屎牀鬼子適來問有  
過無過而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汝見箇  
什麼道理便恁麼道師於愚肋下築三拳愚  
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曰黃檗見便問  
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只爲老婆心切

曰大愚饒舌待見痛與一頓師曰說什麼待  
見即今便打檗曰者風顛漢却來者裏捋虎  
鬚師便喝檗令參堂去徑山五百衆每日行  
道念觀音無一人參請山作書與藥具言其  
事藥令師去師到徑山裝腰直上法堂山纔  
舉頭師便喝山擬開口師拂袖便行尋有僧  
問山適來者僧有甚言句便喝和尚山云者  
僧從黃檗來你要知自去問他是時五百衆  
大半分散洛浦爲侍者不契辭去師後云可



中有箇赤梢鯉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淹  
殺誰家壘甕裏師臨終時云吾滅後汝等勿  
得滅吾正法眼藏三聖曰爭敢滅和尚正法  
眼藏師曰向後忽有人問汝向伊道什麼聖  
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  
贊曰廣廈梁清廟器  
刮霜面冷燄逼人  
伏獸威腥風捲地  
見睦州始學跳籬驚牆

掌黃葉便解挽行奪市

報冤六十棒向大愚肋下築拳

喝散五百僧使徑山胸中短氣

展三玄戈甲遍地觸體寒

示四種料揀平地波濤起

炎天飛雪電單明向上機籌

赤脚驟來梭自是一般標致

惜正法眼藏滅向三聖瞎驢邊

知赤梢鯉魚淹殺誰家壘甕裏



贊之者拔古泥犁  
毀之者洋銅沸屎

遺風餘烈繼百世猶有存焉求鸞膠續絃則  
遠之遠矣

興化獎禪師

師諱存獎魏州人初見臨濟濟令師為侍者  
濟問新到甚處來曰鑾城曰有事相借問得  
麼曰新戒不會曰打破大唐國首箇不會人  
難得參堂去師問適來新到是成禪伊那濟

曰我誰管你成禪不成禪師曰和尚即解將  
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  
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  
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  
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  
將死雀就地彈就窠裏打及你出得語又喝  
起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師後  
到三聖請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  
拄丈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聖聞得問



聖聞得句  
曰此五字異  
本アリ落者手

曰你具什麼眼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大  
覺聞乃云作麼生得風吹入大覺門來師後  
到大覺請爲院主一日覺喚曰我聞你道向  
南方行腳一遭拄丈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  
法底你具什麼眼師便喝覺拈棒師擬議覺  
便打師又喝覺又打次日師從法堂過覺召  
院主我直下不疑你昨日兩喝你試說看師  
曰我於三聖師兄處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  
折倒了也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

太孤嶮也  
太賒遠也

來者裏納敗缺卸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  
下薦得臨濟先師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後  
開堂拈香云此一炷香若爲三聖三聖爲我  
太孤若爲大覺大覺爲我太賒不如供養我  
臨濟先師雲居住三峯時師問曰權借一問  
以爲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曰想和尚答者  
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後二十年居云如今  
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  
師曰和尚住三峯時老僧問伊話答不得如



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曰興化則不然爭  
如道箇不必僧問師曰四方八面來時如何  
師曰打中閒底僧作禮師曰興化今日赴箇  
村齋中路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去古廟裏避  
得過示衆曰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也喝諸  
子莫盲喝亂喝直饒你喝得興化上三十三  
天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興化蘇息起來  
欸欸地向你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  
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虛空裏胡喝作什麼

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以當爲唱導之師賓  
曰不入者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  
曰總不恁麼師便打乃白衆云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齋飯一堂仍不得喫飯  
即趕出院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  
亦喝行三兩步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  
僧又喝師云你看者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  
師便打直打下法堂時有僧問者僧有甚觸  
忤和尚師云是伊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



照也有用及乎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便去  
不得似者般漢不打更待何時僧問寶劍知  
師藏已久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  
什麼不借師曰不是張華眼徒窺射斗光曰  
用者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同  
光帝問師朕收中原獲一寶未有人酬價師  
云借陛下寶看帝以手引幞頭脚示之師云  
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大悅賜衣號不受乃  
賜馬師驟馬忽驚墜地傷足憑拐子行問僧

曰還識老僧否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蹊腳  
法師說得行不得

贊曰臨濟的兒三聖首座

熱喝似雷奔

鹿膽如天大

皮下無血見大覺喫痛棒薦得先師

板齒生毛到雲居借一問以爲點草

赴村齋遇暴風卒雨古廟裏誰云驪得渾身  
向南方探虎穴魔宮拄杖頭未曾撥著一箇



揚聲止喝。紫羅帳裡撒明珠。  
有眼無筋。幞頭脚邊辨君王寶。  
勘同行將手橫面門兩上。死伎已窮。  
打克賓出院。罰顧飯一堂。欺人不少。  
借寶劍當場看。光射斗窺遇生盲。  
將死雀就地彈。語藏鋒功難補過。  
對龍顏乘御馬。雖得一場榮。蹶雙腳窮祖道。  
盡力行之不到。

南院顯禪師

師嗣興化河北人。法諱慧顯。俗名寶應。師上  
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  
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  
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未是學人問處。曰。汝  
問處作麼生。曰。失師便打。僧不肯。示衆云。赤  
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出問。赤肉團上。壁  
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師云。是。僧便掀倒禪  
床。師云。你看者。瞎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  
出院。僧問二王相見時如何。曰。十字街頭吹



尺八又問從上諸聖向甚處去曰不上天堂  
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曰還知寶應落  
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師問僧近離甚處曰  
襄州曰是什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曰  
適來禮拜底曰錯曰禮拜底錯箇什麼曰再  
犯不容曰三十年弄馬騎今被驢撲瞎漢參  
堂去僧問人逢碧眼時如何曰鬼爭漆桶僧  
問古殿重興時如何曰明堂瓦插簷僧曰恁  
麼則莊嚴畢備去也曰斬草蛇頭落僧問瞥

喜瞥嗔時如何曰傾湫倒嶽僧問如何是無  
縫塔曰七花八裂曰如何是塔中人曰頭不  
梳面不洗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曰黃尚  
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曰牛頭向北馬頭南  
師問僧近離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離葉縣  
也無僧便喝曰好好問汝又發惡作麼僧曰  
喚作惡發得麼師却喝曰你既惡發我也惡  
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你也没量罪過瞎  
漢參堂去



贊曰一語定綱宗 作家不啻喙

興化的子 氷蘖胸懷

臨濟親孫 麟龍頭角

赤肉團上壁立千仞 掀禪床捧打瞎驢

十字街頭相見二王 吹尺八聲亂雅樂

諸聖甚處去 謾云入地獄不上天堂

何物恁麼來 灼然弄馬騎被今驢撲

一機一境 換斗移星

瞥喜瞥嗔 傾湫倒嶽

頭不梳面不洗 塔中人描畫未全真

馬向北牛向南 祖教意搏量俱是錯

從游老作 與廓侍者一再同參

弄出小家 隨龍興僧迺相發惡

彈千聖眼擬覓蹤由白日青天風雷雨雹

風穴沼禪師

師諱延沼餘杭劉氏子初遊講肆習止觀弃

去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曰自離東來曰還

過小江也無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曰



甯盧都和訓  
ツレキ也湘絶  
岸云坐守鼻  
頭白

鏡水秦山鳥飛不度且莫道聽途說曰滄溟  
尚怯艤輪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拂子云  
爭奈者箇何曰者箇是什麼曰果然不識曰  
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  
嗒語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曰赦罪放愆速  
須出去曰出去即得便去北遊襄沔依止華  
嚴嚴問曰我有牧牛歌輒請闍梨和師曰羯  
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甯盧都後見南院  
院問師南方一棒作麼商量曰作奇特商量

却問此閒一棒作麼商量院橫按拄杖云棒  
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悟出世  
風穴嗣南院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  
曰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曰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  
風示衆云若是上流各有證據者略赴箇程  
限未證據者各自英雄當處出生隨處滅盡  
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  
下便捏郢州牧請就衙陞座云祖師心印狀



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  
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  
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曰慣釣鯨鯢  
澄巨浸却嗟蛙步驤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  
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打一拂云還記得話  
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牧主曰  
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什麼主曰當斷不  
斷返招其亂師便下座僧問如何是佛曰如  
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曰家住海

門東扶桑最先照僧問有無俱無去時如何  
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僧問  
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曰嘗憶江南三月  
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贊曰 刈金刀 真跳竈

習天台止觀 幻沫蹄涔

究少室單傳 直趨閻奧

捧下無生忍 中南院毒苦入心

杓卜聽虛聲 抗鏡清理能伏豹



芻犬吠明木雞啼夜  
調古曲音韻不成  
老鶴翦翼病馬追風  
話家風狼藉不少  
管窺生滅更爆龜紋鈍兆未分明  
蠡測祖師心鐵牛機去住難印破  
近海扶桑最先照直指事要且瞞肝  
遠村梅樹紫盧都牧牛歌難爲賡和  
有無俱坐斷一家愁閉雨中門  
語默涉離微三月亂啼花下鳥  
玄中玄妙中妙蕭洒浙僧更無兩箇

首山念禪師

師嗣風穴諱省念萊州狄氏子師與真園頭  
同上問訊穴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  
說真曰鶻鳩樹上啼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  
麼何不體究言句却問師師曰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  
語一日白兆楚至汝州宣化穴令師往傳語  
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不  
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見知識來



未嘗輒敢恁麼造次曰草賊大敗北曰來日  
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曰一任一任不  
得忘却師曰先舉似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  
下一負草賊曰好手不彰名北次日纔相見  
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因  
此名著師示衆云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有力  
檀那令燈燈相續不斷大衆且道續箇什麼  
良久云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時有僧出問靈  
山一會何異今日曰墮坑落壑曰爲什麼如

此曰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言截斷千  
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曰如何是佛法大意  
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上堂曰若論此事實  
不掛一元字腳便下座僧問如何是梵音相  
曰驢鳴犬吠曰如何是佛曰新婦騎驢阿家  
牽曰未審此語甚句中收曰三玄收不得四  
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曰天長地久日月齊  
明上堂曰第一句下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  
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下薦得自



救不了僧問如何是徑截一路曰或在山間  
或在樹下問從上諸聖向甚處行履曰牽犁  
拽耙問如何是道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  
縱橫任意遊如何是道中人曰坐看煙霞秀  
不與白雲齊

贊曰戲海蒼龍空群良馬

喫烏喙藥和骨換來

將止啼金盡情拋舍

動容揚古路被風穴掘窖深埋

好手不彰名將白兆和賊捉敗

潑家風郎當不少千江口萬峯前

徑截路迂回轉多或山閒或樹下

和盲勃罕瞎推靈山一會落漚墮坑

惡毒未忘懷驅從上諸聖牽犁拽耙

驢鳴犬吠梵音相誰敢願聞

地久天長真佛身保未徹在

雖將三句驗天下衲僧我且問你新婦騎驢

阿家牽是何語話



汾陽昭禪師

師諱善昭太原人俗姓俞初謁首山遇上堂  
出問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  
袖拂開全軀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  
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示衆凡一句語須具  
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路有照有用或  
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  
不同時或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或先用  
後照也須是箇人始得或照用同時你又作

麼生當抵或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  
示衆云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  
何拄杖驀頭楔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句曰汝  
是行腳僧如何是辨衲僧句曰西方日出卯  
如何是正令行句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如何  
是定乾坤句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喜  
亦無嗔僧問如何是賓中賓曰合掌庵前問  
世尊如何是賓中主曰對面無儔侶如何是  
主中賓曰陳雲橫海上拔劒攪龍門如何是



主中主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  
鐘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曰嘉州打大像  
如何是學人轉身處曰陝府灌鐵牛如何是  
學人親切處曰西河弄師子北地苦寒師罷  
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  
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陞空而去師記以  
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  
勸請爲敷揚  
贊曰孤高絕世靜退離倫

寶鼎芝房清廟之瑞

瑶林瓊樹滄海之珍

大象經行絕孤蹤頓明言外旨

吹毛拔出攬龍門誰識主中賓

發箭鋒機三玄門擊開有照有用

立乾坤句長粳米喫著無喜無嗔

西河弄師子大欠爪牙道親切不親切

陝府灌鐵牛用盡氣力要轉身難轉身

賊機關謂千聖不知辨衲僧有三訣



鬼腳跡被胡僧觀破成大器只六人  
與葉縣過從同坑無異土  
逐慈明怒罵餓飯祭閑神  
電捲風旋參七十二負善知識到拖泥帶水  
處最苦是十智同真

葉縣省禪師

師嗣首山諱歸省冀州賈氏子師到首山山  
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  
背喚作什麼師掣竹篋拗作兩截擲地曰是

什麼山曰瞎師便作禮僧問法海一滴蒙師  
指向上宗乘事若何曰高祖殿前焚香怒須  
知萬里絕煙塵僧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  
明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曰雙耳垂  
肩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曰厠坑籌子問如  
何是毗盧主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問如何  
是深深處曰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  
曰莫便是也無曰確搗東南磨推西北示衆  
云宗師血脈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



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  
方此界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  
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是殺  
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  
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即孤  
負平生師面自嚴冷衆所敬畏天衣懷淨山  
遠二人至欲求住正值雪寒師將水灌旦過  
其餘皆怒去唯二人整衣復坐至晚師到呵  
曰你更不去我打你遠近前曰某數千里特

來參和尚禪豈以一杓水潑便去若打殺也  
不去師笑曰你兩箇要參禪却去掛搭續請  
遠充典座事見武庫茲不具載

贊曰 項鐵重千斤 倔強無人敵

分首山活業自支撐

將臨濟家私盡狼藉

清淨身廁簞子 倒用橫拈

觸背機潑竹篴 胡拋亂擲

高祖殿前樊噲怒 把宗風凌辱太多

雲門侍中雪峰  
了也今此端大  
云重擔言身



維摩丈室日月明 當意旨人信不及  
毗盧師法身主 彊分疎僧排夏臘俗列耆年  
起死德軟血功 錯註解確搗東南磨推西北  
黃蘗肚腸霜冷面 潑天衣凍使成冰  
煉銅肝膽鐵爲心 逼浮山走得上壁  
沒巴鼻弄出惡情悰活人句殺人刀晴空裏  
轟箇霹靂

浮山圓鑒禪師

師諱法遠號圓鑒嗣葉縣鄭州人王氏子上

堂云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  
如摩醯首羅三目圓伊三點何故一隻眼水  
泄不通縑素難辨一隻眼大地全該十方通  
暢一隻眼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如是若  
是本色衲僧鶩路相逢別具正眼始得所以  
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  
知有箇什麼良久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  
臺一笛風五祖演和尚遊方參師師曰子來  
晚吾老矣可依白雲吾雖未識見渠頌臨濟



三頓捧話甚諦當演遂往見雲得旨師接青  
華嚴以所授大陽衣履付之令續洞上宗偈  
曰須彌立太虛日月附而轉群峯漸倚他白  
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捲金鳳宿  
龍巢宸苔豈車輶初歐陽文忠公聞師音逸  
見師未有以異之因與客碁師坐旁公收碁  
請師因碁說法師即令搥鼓上堂曰若論此  
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  
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

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  
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  
瘦肚難求思行即往往失粘心鹿乃時時頭  
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  
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處良久云從前  
十九路迷悟幾多人公加嘆久之師退休於  
會聖巖叙佛祖與義作九帶曰若據圓極法  
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  
一帶還見麼若也見得分明却請出來說看



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  
親切說不相應惟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  
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去之師少時  
與達觀顙薛大頭七八人入蜀見香林遠和  
尚於水晶宮探雲門宗旨幾遭橫逆以智得  
脫衆以師曉吏事故歸遠錄公師晚年得資  
侍者甚喜之凡接人皆委資矣

贊曰活衲僧只一箇

口餓時將佛祖吞脚到處把叢林攪

鳴鰲龍匣吹毛劍威行萬國之中

出老蚌胎明月珠光透八紘之表

指老東山奪白雲正傳之印已不欲施於人

逼青華嚴受明安密付之衣殃及你過在我

神仙一局碁密排盤裏機路上衝關

摩醯三隻眼豎亞頂門髑髏前失照

探雲門宗旨破草鞋踏斷蜀山雲

苦葉縣家風竊鑰匙擅開香積鎖

深秋簾幙千家雨三世諸佛未許揶揄



落日樓臺一笛風 白牯狸奴討甚分曉

橫拖九帶 葛藤窠裏出頭來

休罷萬機 會聖巖中高枕卧

少時落賴贏得錄公名 年老成魔引資侍者  
全身入草

慈明圓禪師

師諱楚圓 嗣汾陽全州李氏子 少爲書生 母  
賢 令出家 與谷泉瑯琊等見汾陽 悟旨後同  
大愚數輩 辭陽相讓 不肯爲參頭 陽示偈曰

天無頭 吉州城畔展戈矛 將軍疋馬林下過  
負州城裏鬧啾啾 師曰 某甲何人 敢當此記  
荆遂爲首辭去 後住福嚴 黃龍見師 以氣自  
負 師痛叱之 舉趙州勘婆話 問龍 龍無對 至  
數日 方省 呈頌曰 傑出叢林是趙州 老婆勘  
破沒來由 而今四海清如鏡 行人莫以路爲  
讎 仍於掌中書有字 師見謂曰 好則好矣 中  
有一字不是 龍遂開掌示之 師印可 楊岐參  
次 問幽鳥語喃喃 辭雲入亂峯 時如何 師曰



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岐曰官不容針更  
借一問師便喝岐曰好喝師又喝岐亦喝師  
連喝兩喝師見泉大道來問曰片雲橫谷口  
遊人何處來泉顧視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  
人墳師云未在更道泉作虎聲師打一坐具  
泉便推師就坐師作虎聲泉曰我見七十餘  
貧善知識今日方遇作家時真點胸爲善侍  
者折難自金鑾還師呵曰解夏未一月乃已  
至此破壞叢林有何忙事真曰大事未透脫

耳師曰汝以何爲佛法要切真曰無雲生嶺  
上有月落波心師詔曰面皺齒豁猶作此見  
解真曰願爲決之師曰汝問我真理前話師  
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遂契悟師因  
同人至上堂曰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  
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楊李二公與師  
爲法友問荅見師本傳  
贊曰未出母胎時已具超方志  
厭儒冠弃東魯書入祖室扣西來意



隨緣放曠 千尋浪戲容吞舟之魚  
大智洞明 九曲珠穿賴引絲之蟻  
竄身軍伍 見汾陽於塞草叢中  
勘證老婆 烹黃龍於南金爐裏  
骨董箱荷斯文重寄 一縷繫千鈞  
將軍馬展城畔戈矛 隻身嬰萬騎  
深村荒草 與楊岐同轍不同途  
野火古墳 聽谷泉自倒還自起  
鷹搏嶽頂 殺氣蒸雲

虎踞霜華

腥風捲地

掃癡兒狂見解 有波心月無嶺頭雲

謝同人訪寂寥 燒洞中樵莫山上水

袒庭秋晚尋思要公侯捍城且擒下楊翰林  
李都尉

楊岐會禪師

師諱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慈明住南  
原時師往參依及遷石霜師俱自請作監寺  
明飯罷必山行師闕其出未遠即搥鼓集衆



明遠還曰作什麼師曰晚參明遂示衆叢林  
因號晚參後出世纔陞座僧便出師曰漁翁  
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云不信道僧  
撫掌歸衆師云消得龍土多少風僧問如何  
是佛師云三腳驢子弄蹄行曰莫只者便是  
麼師云湖南長老示衆罷下座九峯勤把住  
曰且喜得箇同參師曰同參底事作麼生曰  
楊岐牽犁九峯拽耙曰正與麼時楊岐在前  
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

不是自是名聞諸方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  
疎蒲床盡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云  
翻憶古人樹下居慶舟峯贊師曰會如玉人  
冶璠璣砒砒棄耳故光明盛大克世其家者  
蓋碧落碑無贗本

贊曰神機顚悟逸氣軒渠

問道引亂峯喃喃幽鳥

垂鈎釣衝浪鱖鱖游魚

遍慈明晚參寒裳搗鼓



與九峯合併 拽杷扶犁

跨三腳驢 驟步踏象龍之頂

住單丁院 蒲床撒冰雪之珠

栗棘蓬要白雲端吞吐

折腳鐺付保寧勇提持

斤削鏗鏘 擬匠石之去墁塋

鉗鎚妙密 如玉人之治璠璣

故少室單傳全歸掌握視後人不揣竊衣沾

譽得不愧於師乎

黃龍南禪師

師諱慧南嗣慈明信州章氏子懷玉山受度

初受泐潭印證領徒遊方以氣自負偶會雲

峯悅同游西山夜話閒因問泐潭所授之旨

師言其要悅曰泐潭所授如藥汞銀徒可玩

入煨即流矣公欲決明此事須見慈明始得

師怒以枕投之悅不與語師默計之曰悅師

翠巖令我見明縱有所得於悅何有黎明遂

行至中路聞慈明不事事遂不往寓止福巖



賢命師掌書記俄賢率郡守以明繼之師曰  
悅令我見渠今坐此以待明至望見心容俱  
肅及晚參痛叱諸方邪解師乃曰大丈夫爲  
此事求決擇豈可置疑胸中懷香求指示明  
曰書記領徒行脚有事可坐而商確令侍者  
進榻師固辭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  
如曰放洞山三頓棒合契不合契師曰合契  
明色莊而言聞棒聲便言合契從旦至暮聞  
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契棒契棒何

時當也哉師面熱汗下後乃悟旨師住黃龍  
以佛手驢腳生緣勘驗學者號黃龍三關角  
虎慈明也人贊曰石霜角虎眼光搖百步之  
威書云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之則人  
莫不按劍而視之

贊曰懷玉山受經故紙堆鑽出

塞天地壯膽氣冲冲

滿江湖匾額名藉藉

擲枕子打雲峯悅恠汞銀入煨即流



指胸次扣慈明圓 愧痛捧聞聲合契  
與會監寺栗棘蓬 十載同參  
搭澄散聖冬瓜印 半生受屈  
坐通衢而鬻物 遺簪墮珥探之意消  
立三關以驗人 佛手驢腳近之魂失  
奪角虎眼光搖百步之威  
奮黃龍鼻衝起九淵之壑  
夫是之謂臨濟克世其家照古照今兮明月  
之珠夜光之璧

寶覺心禪師

師諱祖心嗣黃龍南雄人姓鄔氏幼習儒業  
年十九亡母禱之復明出家獻詩得度初  
謁雪峯留三年次依黃龍四年無入處一日  
傾湯沃手有省而機未發後止石霜讀傳燈  
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  
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頓見二  
師垂手處後龍入滅師繼住持室中多舉拳  
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衆少有



契者張無盡見師有頌曰久嚮黃龍山裏龍  
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  
犀一點通當時諸方莫不歎服大慧云山僧  
後來見得惜乎無盡已死彼云須知背觸拳  
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若將此頌要見晦堂  
不亦遠乎靈源贊云三關逆摧超玄機於鷲  
嶺一拳垂示露赤躰於龍峯聞時富貴見後  
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曾  
直聞而笑曰無盡言靈犀一點此嘉苴爲虛

空安耳穴靈源作贊分雪之是寫一字不著  
畫山谷參師次問曰夫子道以我爲隱乎吾  
無隱乎爾如何谷屢說皆不許一日偶同閑  
行天香蒲院師問谷曰還聞桂花香乎谷曰  
聞師曰吾無隱乎爾谷遂有省死心參次師  
舉拳頭話令參經二年方得旨然尚談辯無  
所抵牾師患之與語至銳處師遽曰住住說  
食豈能飽人乎心窘乃曰某甲到此弓折箭  
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師曰一塵飛而



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  
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心趨出  
默坐下板會知事打行者聞杖聲忽大悟趨  
見師忘納一履即自謂曰天下人皆是學得  
底某是悟得底師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  
也草堂參次師舉風幡話問堂迥無入處時  
有猫在旁師因指曰子見彼欲捕鼠乎雙目  
瞪視而不瞬四足踞地而不動諸根順向首  
尾一直舉無不中子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

自靜默然而究萬不失一堂於言下大悟靈  
源參師因閱玄沙語倦而經行步促遺履俯  
取之大悟以告師師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  
山谷曰黃龍子孫若揭日月又曰象角雖多  
一麟足矣

贊曰 本色住山翁 一拳分背觸

通方眼歡瞎又重明

歡 丑歷久痛也  
教角及刺心

充棟書弃捐無再讀

窮斷臂安心密傳之肯 赤手沃湯



透佛手驢腳嶮布之關，峻機啗鋏。  
活埋山谷了，巖前桂香散邇遐。  
親見多福來，庭際竹莖分斜曲。  
塵飛天驕難掃去，閑骨董切忌礙膺。  
猫捕鼠巧盡拙生，窮伎倆誰能捏目。  
從緣入無失，殺靈源鈍鐵勝吹毛。  
選佛得甲科，藥死心砒霜未是毒。  
缺冷照午夜碧潭之月，玉斧巧修成。  
斷清彈陽春白雪之絃，鸞膠親接續。

黃龍子孫若揭日月，難以數知。衆角雖多得，  
此一麟儘足。

白雲端禪師

師諱守端，衡州葛氏子。依茶陵郁山主剃度。  
初見楊岐，岐問曰：「聞汝受業，師過橋喫，顯有  
省作，獨甚奇，能記否？」師即誦曰：「我有神珠一  
顆，又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  
萬朵岐大笑起去。師愕然，終夕不寐。詰旦復  
咨之，岐云：「子見昨日打夜狐麼？」曰：「見。」岐曰：「汝



一籌不及渠師大駭曰何謂岐曰他愛人笑  
你怕人笑師有省後出世受岐衣傳于子孫  
示衆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云山河  
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盡向拄杖頭上作  
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南嶽說箇  
什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  
各得其宜莫守寒岩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  
妙天台說臨濟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  
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

山出來道你兩箇漢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  
欲得不招無閒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此三箇  
見解若上衲僧秤子秤一箇重八兩一箇重  
半斤一箇不直半文錢但願春風齊著力一  
時吹入我門來卓拄丈下座示衆云若端的  
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  
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  
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  
手未嘗容易舞三臺郭功甫見師問曰牛純



乎曰純矣師叱之甫拱而立師曰純乎純乎  
南泉大鴻無異此也仍贈偈曰牛來山中水  
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上堂曰上大  
人立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  
作仁可知禮也甫有省師頌臨濟三頓捧曰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  
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浮山聞得大喜  
指五祖見師祖到問南泉摩尼珠話師叱之  
祖領悟師令祖作磨頭人是非祖師喚祖問

祖曰然師掌之令退祖曰候結筭次日到方  
丈某甲有與婦人買酒肉錢剩得三百貫送  
還常住師大驚始信謗也保寧二上足處凝  
麤清參師凝爲侍者師有瞞氣病凝常煨蘆  
菹以備不時之需師作傳大士講經因緣偈  
曰大士何曾解講經詰公方便且相成一揮  
案上俱無取直得梁王努眼睛謂凝曰努底  
是什麼此一句乃爲凝說老婆禪凝住天柱  
清住太平有機辯五祖畏敬之清謂凝曰吾



爭禪乃是爲老和尚，煨芋蕈換得底叢林傳。  
爲口實。

二十七住四通禪門室訓

贊曰：弱冠尋師，早年住院。

得處沒癥痕，用時無汙染。

勦除魔壘，袖中藏雪刃，光焰焰生。

勘辨衲僧，水上捺胡芦，機轉轉。

吞栗棘，塞斷娘生口，懷揚岐，毒恨卒難消。

舉青氈，還與舊主翁，知圓通客情，不易遣。

拋金鈎，九江曲，可憐生認鱉爲鯨。

開飯店，白雲深，放慕顧，和麤難麪。

葛藤窠裏，斤二箇，漢說南嶽天台。

毛孔汗中，指一莖草，現瓊樓玉殿。

跨瞎驢，踏斷溪橋去，被村山主，掩彩多年。

叱白牛，安眠露地休，喜窮官人，打成一片。

頌臨濟三頓棒，少遇知音。

投摩尼五色珠，多逢按劍。

買酒肉，餘剩錢物，信演闍梨，遭謗無根。

煨芋蕈，換得底禪，使凝侍者，慚惶滿面。



最無端是受他人屈胸之衣致萬古叢林惡  
風相扇

保寧勇禪師

師諱仁勇四明竺氏子少習天台教更衣謁  
雪竇竇熟視之呵曰央庠座主師氣不平發  
憤下山望雪竇山大展三拜誓曰我此生行  
脚參禪名不過如雪竇斷不歸鄉徑往見楊  
岐悟旨出世保寧道播叢林果如師言師呈  
雲蓋頌云拈將柳栗路縱橫大地清風颯

颯生北斗柄斜輕撥轉大唐人眼直須盲上  
堂云一是一二是二是三是四是四數目甚  
分明上下依資次依資次有何事以拄杖畫  
一畫云大衆一時亂却六十甲子了也立春  
上堂立春日打春牛一棒兩棒千頭萬頭雪  
花深覆辨不得頂門有眼徒悠悠拍手云羅  
羅哩惱亂春風卒未休上堂風鳴條雨破塊  
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妙德空  
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作隊窈窕



窈窕飄飄飄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  
一佩兩佩牧童頌曰西風浩浩楚天秋索寞  
無人野渡頭沙鳥晚來俱散盡嗚咩歸去倒  
騎牛吞陳遷秀才曰胡孫兒子最惺惺愛弄  
千年鬼眼睛懊惱不知能要相有時來我頂  
頭行  
贊曰家四明大住保寧  
鬼眼睛逢人拈弄窮伎倆到處施呈  
棒打春牛深覆雪花難可辨

杖挑北斗大唐人眼直須盲  
曉枕上幽鳥吟殘折梨花一佩兩佩  
野渡頭沙禽散盡聽嗚咩三聲四聲  
指達磨老臊胡著草鞋從他肚裏過  
罵陳遷胡孫子能要相來我頂顙行  
杜撰巡官花甲子指輪上一時亂了  
央庠座主天台教腳跟下十字縱橫  
行闊步與雪竇高蹤並駕  
奮空拳把楊岐破屋支撐



水銀無假阿魏無真無人過價打與會兄

真淨文禪師

師諱克文嗣黃龍關西鄭氏子師在潯山夜  
聞誦雲門語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  
清波無透路師有省以氣自負諸方目為飽  
參少有嬰其鋒者聞積翠道喧宇宙徑往見  
之凡入室下語翠皆不許師怒發乃曰我自  
有悟處渠不識我語遂行至翠巖見順和尚  
順問甚處來曰積翠順曰甚處人曰關西順

曰汝師是誰曰北塔順聞乃哭師問其故順  
曰昔訥師叔父參渠不會渠說話及其參得  
禪欲見渠渠已死乃問還識新黃蘗否曰識  
順曰如何曰甚好順曰渠下得一轉語便住  
黃蘗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頓見積翠用  
處因悔欲再見不能得遂白順順曰何妨我  
當作書與積翠令子歸師遂回積翠翠見便  
問甚處來師曰翠巖翠曰賴遇老僧不在師  
曰甚處去翠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某

訥

賴



拖<sup>ひ</sup>杷<sup>ぱ</sup>

甲得恁麼自在。翠曰：腳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得。翠曰：何曾得自在？師曰：何曾不自在？翠駭之。梵率悅在道。吾首衆一日領數衲子謁雲蓋智智，與語未及數句，盡知所蘊。智乃笑悅，求入室。智問：曾見洞山丈和尚否？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屎臭氣，有甚長處？智曰：首座但向屎臭氣處參取。悅從教往洞山依止。未久，深領要旨。佛眼辭五祖至歸宗參師。後祖謂圓悟曰：真淨

波瀾闊弄大旗手段，遠到彼未必相契。未數日，有書祇悟曰：此到歸宗，偶然漏網。聞雲居清首座作晦堂真贊，有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頗疑著他。及相見，果契合。踰年復還祖山，衆請秉拂，却說心話。性祖曰：遠兄如此說禪也，莫管他。無盡見梵率舉，清素侍者末後句：事逮罷相過歸宗，夜話及此，師輒怒曰：是何嘔血禿丁，脫空謾語，豈可信受？遂不終語。無盡居荆溪，覺範往見之，盡與語曰：惜乎真淨



不知此也。範曰：相公只知清素末後句，及真淨真藥現前而不能覺。盡驚曰：果有此耶？曰：疑則別參。盡於言下頓見師用處，遂炷香望歸宗悔謝。東山一日得師提唱讀之，甚喜。謂圓悟曰：慚愧末法中有此真善知識。師遊方時，與二僧偕行，至谷隱。薛大頭處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如何？是一智，二僧無語。師立下肩，應聲便喝。薛舉拳作相撲勢。師云：不勞再勘。薛拽杖趲出。薛見石門慈照。

贊曰：生緣關表，穎脫儒冠。

走諸方，氣常自負。窮直指，心未能安。

吞雲夢，八九於胸中。曾無芥蒂。

漲蜀江，八千於舌上。儘有波瀾。

問雙鞋子，甚處得來。積翠南澗，揚機路活。

拖条布裙，作屎臭氣。梵率悅嗅，著體觸乾。

一生弄大旗，策元勳於龍蛇陣上。

三關挫驢腳，馳十影於驥馬群閒。

末後句教無盡疑，則別參。點行真藥。



一轉語住黃蘗未曾夢見打破疑團

老東山背後替揚

逢人頻合掌

薛大頭面前遭喝

無地著慚顏

鴟毛本毒虎體元斑

妙處欲言言不及月移花影上欄干

五祖演禪師

子演唐頭

師諱法演嗣白雲繇州鄧氏子初在成都聽講時舉西天外道立義問佛弟子云菩薩成道時神與智冥理與境會不分能證所證畢

竟以何爲證弟子義墮乃不鳴鐘鼓從後門出入返搭袈裟三歲至再集外道釋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道乃伏徵諸法師云冷暖固可知未審自知之理如何衆皆杜口中有云汝欲明此須見南方明佛心宗者師遂南來至興元經時逗留受業師聞得乃附書曰汝出醬甕復入醬甕師遂發行至浮山理此義問山曰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乃釋疑山因指見白雲師到因問摩尼珠話大悟作



投機頌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又手叮嚀問祖  
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印  
可之示衆云大凡參學如俊鶻打鷄兒纔泊  
地便飛去若有蹲坐即不堪小參有云某十  
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自謂了當及  
到浮山圓鑒會下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  
門下咬破一箇鐵酸趂直得百味具足且道  
驢子一句作麼生道乃云花發雞冠媚早秋  
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

前闌不休聞角偈曰幽幽寒角發孤城十里  
山頭漸杳冥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  
堪聽圓悟爲侍者偶陳提刑問道師云提刑  
曾讀小豔詩否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  
認得聲刑不契悟聞得有省師握手巡寮云  
我侍者參得禪了也舉瓦鼓歌接無爲恭至  
翰玄武處泰有省

贊曰般若鋒智慧炬

生緣左縣蒲許村聽講成都大慈寺



問自知之理，寒斷義虎咽喉，  
究直指之心，輒入瞎驢行伍。

如醬蟲入蘆瓮，到熟處果難忘。

似俊鶻打鷄兒，纔泊地便飛去。

到白雲城，碎南泉摩尼珠。

見圓鑒會得如來有密語。

愛山前田地，松竹引清風。

打格外鄉談，陽平撒白雨。

烏檀角聲傳梅引，暗損愁腸。

雞冠花紫染絲頭，錯爲驢子。

乞兒得席，巡寮誇侍者會禪。

皓玉無瑕，磨院同婦人歌舞。

鐵酸鹽百味完全，一任活衲僧吞吐。

到頭誰解知甜苦。

圓悟勤禪師

普灯十二有付

師諱克勤，嗣東山欽州駱氏子。初聽講成都。

范蜀公作詩勸令行脚，有云：成都本是繁華。

國打住，只因花酒惑，遂出蜀依參東山，無入。



處與佛鑑辭去山曰汝到浙中被熱病打方  
憶我在師至金山大病鑑在定慧亦病作書  
相約病愈復歸東山前後悟旨師一日同懃  
遠侍東山夜坐欲歸月黑山令各下一轉語  
懃曰彩鳳舞丹霄遠曰鐵蛇橫古路師曰看  
腳下山曰滅吾宗者克勤耳師後歸住昭覺  
聞南堂還俗師憶之聞人言在城中賣香師  
令童子到彼買香待他將度香便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看他有何言句即記歸童依教

到彼便問堂舉香云者一包香只賣五文童  
回舉似師師云者漢只在遂親勸再爲僧師  
舉住大隋繼住昭覺大慧參次師一日上堂  
舉雲門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話拈云我  
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即向  
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慧有省後作  
首座秉拂次日一村僧上問昨夜首座提唱  
如何師以指夾鼻下來鼓衆大笑慧即上方  
丈辭去師云首座昨夜三世諸佛被汝罵六



代祖師被汝罵我只輕夾鼻你便去不得慧  
不覺汗下師在夾山拈雪竇語號碧巖集三  
國誌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景升諸郎豚犬耳  
金鴨者師乃於小玉聲發明頌石蟬乃師示  
寂之時葬于錦江  
贊曰食牛氣宇翹鶴精神  
范蜀公勸離濯錦繁華國  
老東山詛作江南熱病人  
小玉聲中認驢鞍橋做阿爺下頷

范蜀公  
詛

薰風句裏捉鼠黏兒當自己家親

教童子買香挽靜南堂珠還合浦

舉青林搬土放遠佛眼劍躍龍津

提唱碧巖拖泥帶水

作興昭覺憂玉鏗金

看腳下已受滅宗之記

夾鼻頭寧無舐犢之心

金鴨香消醉扶歸笙歌叢裏

石蟬花發笑經行錦繡江濱

黏



天祐斯文生孫仲謀於臨濟十一世縱景升  
諸郎龍馳虎驟難尾於芳塵

南堂靜禪師

師諱元靜嗣五祖閬州人姓趙氏師在祖塔  
祖舉即心即佛睦州擔板南泉斬貓趙州狗  
子話編辟之所對了無滯礙又舉子胡狗話  
荅稍遲山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  
山曰此不是和前面都不是師曰望和尚慈  
悲指示山曰看他道子胡一隻狗上取人頭

下取人腳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便云看狗  
汝向子胡道看狗處下得一轉語教子胡結  
舌老僧鉗口便是了當處師嗜喫雞衆惡之  
山知一日入室師藏雞於袖中山舉話詰之  
師袖出雞作啼聲山乃笑師住大隋舊有龍  
居方丈寢室累代不敢近師至欲臥主首白  
師不顧竟去臥見龍臥床上師以手推曰老  
畜生留老僧半榻就臥及醒龍不見從此不  
來矣葉縣有一法嗣住漢州方水作偈示衆



曰方水潭中驚鼻蛇擬心相向便掄擲誰人  
拔得蛇頭出二百年無人下語師舉三句了  
著語云方水潭中驚鼻蛇僧問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曰活捉魔王鼻孔穿如何是人境俱  
不奪曰白日騎牛穿市過愚立靜參次師舉  
香巖枯木龍吟話往返徵詰靜悟師曰莫守  
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靜曰直須揮  
劍若不揮劍漁父栖巢師矍然曰者小厮兒  
珍重便行回石頭世爲石匠不識字慕出家

求人口授法華默誦之投師供洒掃一日令  
取石回手執鎚擊石而誦經不輟師謂曰今  
日磴磴明日磴磴生死到來作麼折合回愕  
然釋其器禮拜求究竟法因隨至方丈令罷  
誦經看趙州勘婆話回久之鑿石石堅盡力  
一鎚瞥見火光有悟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  
已鼻火光迸散元在者裏師曰子徹矣復呈  
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腳趙  
州無柄鐵掃帚掃盡煙塵風颯颯師頷之遂



爲僧後出世嗣師縉雲先生作石頭語錄序  
有云五祖晚得南堂糙暴生獐凌跨勤遠天  
道地窄投老大隋回石頭以運鎚攻石之手  
仰擊堅高出力既麤一鎚便透晚坐釣魚山  
中垂崖峭壁十倍其師狼毒砒霜不容下口  
師超拔不群故東山創南堂以居之因此得  
名古言草宿了此才六  
贊曰出格野盤僧天生沒意智  
活捉魔王鼻孔穿故將百丈叢林廢

反目睨母 陰風如猛虎出林  
村氣逼人 白日騎黃牛入市

方水虵拔頭不出 用盡力無計可施  
子胡狗出語較遲 和前面一齊不是

旃檀雜牛糞 者包香只賣五文

峭壁與率崖 看厮兒略呈小伎

煮鷄噎 蒲口腥臊

伴龍眠 通身泥水

一鈎冷掛松梢月 暢樺林峯幾許襟懷



數陣香飄花信風 宴牡丹屏甚生標致

橫揮寶劍 靜愚丘電影翻空

颺下鐵鎚 回石頭金聲擲地

聖凡情盡佛眼覓無蹤恠不得蒲許鄧師翁  
別起一寮安置

### 佛鑒懃禪師

師諱慧懃嗣五祖舒州汪氏子初參五祖每  
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味之有省以祖  
不印可辭去後再歸值祖上堂一僧出問僧

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何  
不高聲問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  
你家風了也師乃大悟即上方丈求印可祖  
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禮拜祖令掌  
翰墨師與圓悟語次舉仰山鎮海明珠因緣  
至無理可伸更悟徵曰旣云收得洎索此珠  
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荅次日忽  
省謂悟曰東寺只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拷桄  
悟深肯之初住太平次住鍾山上堂至道無



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  
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透祖  
師關族子錯認山河作眼睛僧問聞和尚親  
見五祖是否師云鐵牛齧碎黃金草祖忌上  
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  
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峯  
頂上紅日透須彌烏喙珊瑚樹鯨吞麗水犀  
太平基業在千古襲楊岐頌達磨見梁王因  
緣曰始鳴阿闍一聲鐘日午蒼龍睡正濃再

擊鳳凰臺上鼓夜半祥鸞未飛舞帝基鞏固  
如盤石胡僧枉費平生力回首少林歸去來  
落花滿地春狼藉頌定上座參臨濟因緣曰  
掣電之機遇趙州爲人須到結交頭掌中擎  
出香山子直上高高十二樓

贊曰 淮甸雲深 龍眠山小

麟鳳子脫殼出來 山川秀盡情奪了

胸中戈甲森萬騎 氣肅秋風

舌底笙簧調五音 語如春鳥



莫蘇臺九旬藥 恨殺東山  
鳴阿閣一聲鐘 迷逢達磨  
森羅影裏 潑家風幾曾識得來  
聲色堆頭 祖師關何嘗透得過  
單明末後句 海鯨吞麗水之犀  
親見先師來 鐵牛齧黃金之草  
爲人須切 香山子看趙州擎上幾層樓  
見義勇爲 鎮海珠代仰山傾出一栲栳  
室中機峻人難湊 雲臺將盡被生擒

筆底耕深我自豐 翰苑人專工摘藻  
碧油幢下坐建太平基到鍾山梁寶公握手  
呵呵大咲

佛眼遠禪師  
師諱清遠嗣五祖邛州李氏子幼爲書生在  
祖會下常以氣自負每問祖祖輒曰我不會  
我不如你又曰你自會得好久無所入乃問  
曰和尚門牆高峻某甲不能入座下誰可親  
近乞指示祖曰元禮首座見處與我一般師



即扣之時寒禮方近火師陳所求禮即引師  
耳行且語曰我不會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  
師曰願求開發而乃相戲豈可爲人法耶禮  
曰你若悟去方知今日曲折師慚急歸知客  
寮夜坐沈吟閒覺寒撥火大悟頓見二老用  
處乃曰深深撥有些子生平事只如此遂點  
燈讀傳燈至破竈墮因緣洞符所證頌曰忉  
忉幽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  
破墮事皎人自迷曲談誰能和念之永不忘

門開少人過圓悟聞師悟肯五更扣門師遂  
舉所得悟云只如青林搬土話道鐵輪天子  
袞中勅知客作麼生會師曰帝釋宮中放赦  
書悟曰且喜兄有活人句後雪堂頌曰我不  
會今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確嘴善財謾向百  
城遊何曾踏著自家底佛鑑頌文殊普賢起  
佛見法見因緣曰彩雲裏仙人現手把紅  
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  
扇師聞甚喜悟曰此頌一切處用得住龍門



持一僧被蛇咬室中舉云既是龍門僧因甚  
被蛇咬眾下語皆不契高庵悟云果然現大  
人相師領之圍悟在昭覺聞得乃歎曰龍門  
有此子東山之道未寂寥也師有三自省傳  
於世

贊曰 默而神 語而當

天生骨有靈 聖養胎無恙

業窮東魯 忝曾就孔夫子受經

旨覓西來 苦嘗被老東山無狀

會不會急歸打坐 撥火覓浮漚

到未到普請喫茶 晴甌翻雪浪

仙人手裏紅羅扇 喜佛鑑要看底著眼宜親

帝釋宮中宣赦書 勅青林必死人盡情疎放

龍門萬仞 晴空轟燒尾之雷

邛水千尋 截流產噴香之象

確生花許雪堂引善財遊

蛇咬僧聽高庵現大人相

說心說性不用管他寫三自省一篇爲萬古



叢林參禪底榜樣

大慧果禪師

師諱宗果嗣圓悟宣州奚氏子初參湛堂爲侍者堂病革師曰和尚此疾若不起某甲去依附誰堂曰勤已子甚好我雖不識渠子若見之必能了大事後往見悟得旨師爲堂見無盡求塔銘龍安照書爲紹介見盡有云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盡曰恁麼則某與他點出光明令照天照地去也師進前揖曰先

師多幸謝相公塔銘盡大笑師在徑山因頌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衲僧門下看當甚臭皮襪時朝廷方作神臂弓秦相以師與張九成竊議大帥兼以譏諷朝廷遂竄衡州次梅州前後十七年放還再住徑山自梅州返至福州張參政以洋嶼延之一夏打發十三人龜山光爲首趙巨濟參次謂曰老僧去後若有別人教你禪云者箇公案如何參那箇因緣如何會便留熱屎潑將去記取師聞



應庵金輪提唱甚喜乃曰楊岐正脉在此老  
矣遂將正傳衣并頌寄之曰坐斷金輪第一  
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  
楊岐正脉通  
贊曰花木瓜一包家虎  
狐狸屏跡陰木生風  
雪霜憑凌春陽煦嫗  
金剛眼睛筆頭點出因龍安靠倒無盡翁  
薰風殿閣句下活埋恨湛堂指見勤巴子

屏

掀翻烏石嶺黑竹篋亂揎胡揮  
撥亂五峯雲折拄杖東撐西拄  
雲門揭示証譚間閭  
悅老重來欺瞞佛祖  
如猛將會相殺奪賊馬騎便行  
有別人教你禪留熱屎潑將去  
貶竄衡梅十七載臭皮襪香透梵天  
伸冤洋嶼十三人塗毒鼓聲喧寰宇  
不將佛法當人情把楊岐正傳衣分付金輪



華姪處法王法令合如此

華姪應庵華公嗣虎丘為師  
法姪也

虎丘隆禪師

師諱紹隆嗣圓悟和州人也初見長蘆信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闕之嘆曰想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且使入發快第恨未聆馨效耳遂去見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云還見麼曰見曰頭上安頭師脫然契悟悟叱曰見箇什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後為

聆

藏主人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悟曰睡虎也上堂曰凡有展拖盡落今時不展不拖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雨打不著點檢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畫一畫云畫斷生法師多年葛藤點頭若不覺撫掌大笑且道笑箇什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曰目前無法萬里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



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  
然如是也須踏著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  
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  
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門開寸步不  
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畫云路逢死蛇莫打  
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僧問如何是大道真源  
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曰截斷草  
鞋跟有云慕道如渴驥奔泉應機似怒猊抉  
石有云醯雞處甕中自得其樂費長房每見

一先生懸壺於肆上長房謁之遂同入壺中  
乃真神仙境界也

贊曰襟懷秋冷笑語春溫

垂棘壁櫝藏待價

走盤珠影落無痕

慕少室密傳心渴驥驟奔巖下水

味碧巖無義語醯鷄自樂甕中天

路長踏斷草鞋跟原尋大道

竹密不妨流水過見豎麤拳



拈起鹿糲藜 點頭石咲葛藤畫斷  
演出一大藏 瞋睡虎被貫索縈纏  
深池劍氣冷含霜 斬癡頑橫磨石上  
古洞桃花紅簇錦 與嬌兒話別風前  
路逢死蛇 無底籃盛歸何用  
春暄百鳥 曲闌干徒倚無言  
東山龍鳳 臨濟兒孫  
玉壺塵不染別是一乾坤

應庵華禪師

師諱曇華嗣虎丘蘄州江氏子初參方遇首  
座入室師近前座云來作什麼師云取首座  
頭座云後生年少作者般語話嘔血去在師  
云某甲不嘔血首座嘔血去在座後果如師  
言師在水南遂處作侍者入室次南提住云  
侍者待與汝商量箇公案師曰盡大地是箇  
公案商量箇什麼南機鈍師拂袖而去後見  
虎丘作維那欲命充首座時座下多有悟會  
中耆宿言師後生師聞作偈曰江上青山殊



未老屋頭春色放教遲人言洞裏桃花嫩未  
必人閒有此枝遂去後示衆云三十三州七  
十僧驢腮馬額得人憎諸方若具羅籠手今  
日無因到淨明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  
崖前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  
毛生直饒拈却膩脂帽子脫却麈尾臭布衫向  
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  
毛頭星現衲僧前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  
喫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

笑殺闍梨鶯拈拄杖云拄杖子罪犯彌天貶  
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一下  
云遲一刻僧問昔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  
法身門云花藥欄此意如何曰深沙努眼睛  
僧問只者是埋沒自己只者不是辜負先聖  
去此二途和泥合水更請師道曰玉筋撐虎  
口僧問呈撓舞棹即不問且道婆婆婆手中兒  
子甚麼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未審意旨如  
何曰焦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



何對他曰一棒打殺曰者老和尚大似買帽  
相頭去也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劄曰杜撰  
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  
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又且如何曰少賣弄  
曰巖頭不覺吐舌意作麼生曰樂則同權僧  
提起坐具云但識取者箇曰放下著南書記  
在師會中頌狗子話曰狗子無佛性羅喉星  
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師肯之虎立  
忌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

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  
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录木懸羊頭賣狗肉  
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  
令人恨轉深  
贊曰 蘄陽人 鬼怕見

虛空背生出白毛 古墓中深藏暗箭  
斫取頭去 與首座熱血相噴  
拂袖便行 笑水南機思遲鈍  
拋孩兒漢陽渡 樂則同歡



貶拄杖鐵圍山 過應難免

拈折玉筋 彊把巖前虎口撐

題落韻詩 謾云洞裏桃花嫩

夜叉心菩薩面 說南書記劒刃上行

正法眼破沙盆 引傑侍者草窠裏輓

七十僧驢腮馬頰 薄諸方不具手羅籠

二十載狗肉羊頭 憶先師便吞齧發恨

通楊岐正脉 金輪峯影落千江

繼宏智芳塵 狎鷗池先生八面

超宗異目誠不負佛日品題致後生源深而  
流遠

中庵顏禪師

師諱道顏嗣大慧東川鮑氏子父參圓悟在

金山因一瀉風亂令僧自殺以智不死虜去

後方得脫悟歸寂復依大慧首衆徑山無著

未爲僧慧館方丈師常叱之慧曰彼雖婦人

大有長處師不諾慧抑令相見師不獲已通

報著曰首座作佛法相見世法相見座云佛



法相見著云却去左右請師入師至帳前見著寸絲不掛仰臥於床師指曰者裏是什麼去處著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從此中出師曰還許老僧入否著曰者裏不度驢度馬師無語著曰與首座相見了也遂轉身覷裏師懔懔而出慧曰却不是老畜生無見識也師有愧慧入室舉南泉住庵上山作務一僧至令做飯喫因緣師云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慧令侍者收牌

曰只者一轉語報佛恩足矣初住東林後歸鄉住雲頂僧問如何是佛曰誌公和尚如何是法曰黃綃幼婦外孫齋曰如何是僧曰釣魚船上謝三郎示衆有曰筋籠不亂攪匙老鼠不咬甌算韓子蒼與師避寇詩云昔與二子居明心避賊夜走南山陰天寒更踏沮洳徑月黑錯到楊梅林涉險登危四三里少復前行過溪水平明乞火野人家十日深藏巖穴裏閩俱嘆我裝賣空蜀僧轉墮妖氛中人



言性命脫針孔，枕憂傷人衰疾。同春風酣酣，  
柳邊寺相對。夢中論夢事，莫嫌薄飯一莖齋。  
郡國而今無鼓鼙。

贊曰：麟龍頭角，弓冶箕裘。

項鐵三百斤，逸群倔強。  
額點數點墨，出格風流。  
圓悟室彩畫已成，只欠一回點眼。  
浮玉山見機而作，不消三搭回頭。  
錦繡帷前一斷魂，返遭婦人之毒手。

珊瑚枕上兩行淚，難逃菴主之機籌。

出語無贅

誇老鼠不咬甌

臨機奔軼，騎駿馬直撞烟樓。

踏斷虎溪橋，斥遠法師活埋蓮社。

行窮蠶瘴路，隨杲風子遠竄梅州。

掃蕩稂莠社稷一戎衣，凌烟勛業。

揮戈佛日風塵三尺劍，借筋機謀。

沮洳徑楊梅林，早憶南山避寇。

牛頭山雲頂寺，晚思西蜀歸休。



若更問老漢爲僧端的謝三郎未必在漁舟

懶庵需禪師

師諱鼎需嗣大慧福州林氏子本習儒業因入寺見遺教經看數版有省欲出家母以親迎近難之師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伴侶辭親祝髮一錫湖湘徧參名宿心無所緣身無所依結菴於羌峯絕頂後見大慧一日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慧拈竹篋劈脊

連打三下師大悟慧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逍遙無箇事日高三丈猶更眠上堂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刻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劒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



巖頭大師向<sub>レ</sub>羌峯頂上<sub>レ</sub>拏風鼓浪翫弄神變  
腳跟下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處良久  
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閑至節  
上堂二十五日已前群陰消伏泥龍閉戶二  
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  
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迤相慶  
賀物外閑人衲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  
蕭蕭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  
木庵參次師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

巾

言因緣云不得向良久處會隨後喝菴作禮  
曰不因今日事奈爭目前機師印之送分菴  
主偈曰江頭風急浪花飛南北相逢不展眉  
獨有分禪英俊手等閑奪得錦標歸

贊曰鐵硯磨穿心猶奔競

杜文章久尔隨邪遺教經驀然打正

春風一度桃花分付已周

紅日三竿煙雲枕撼搖不醒

內不放外不放入喫竹筴於洋嶼菴頭



身無所依心無所緣 結茅庵於峯頂上  
盲人摸地 頂門眼歡瞎摩醯  
邪鬼貼身 肘後符難爲奪命  
須彌聳川 烈士發矢 刻意句浪得其名  
泥龍閉戶 鐵樹開花 算陰陽從來不定  
奪得錦標去 從分禪蘭蕩拾花針  
喪盡目前機 引木菴良馬窺鞭影  
蒙頭打坐偏界覓無蹤 全不思胡達磨李道  
士張先生無人管領

密庵傑禪師

師諱成傑 嗣應菴福州鄭氏子 母夢廬山僧  
入屋而生 下髮偏扣 諸方後見應菴菴室中  
問如何是正法眼 曰破沙盆 庵肯之 未幾辭  
省親 菴以偈送曰 大徹投機句 當陽廓頂門  
相從今四載 微詰洞無痕 雖未付鉢袋 氣宇  
吞乾坤 却把正法眼 喚作破沙盆 此行將省  
觀 切忌便踪跟 吾有末後著 待歸要汝遵 上  
堂 世尊不說說 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 望空

觀



啓告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  
菴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只如文殊是七佛  
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天河月暈魚生子  
柵葉風微鹿養茸上堂舉婆燒菴話拈云者  
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門  
不免納敗缺一上也要諸方點檢乃召大衆  
云者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向枯木上糝  
花寒灰中發燄箇僧孤身迢迢慣入洪波等  
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

裂

將來敲枷打鎖即不無若是佛法未夢見在  
烏巨恁麼提唱畢竟意在何處良久云一把  
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師接松源破  
菴出世烏巨終于天童

贊曰 枳林生錦荔 榕樹出旃檀

廬山僧夢見何面目

蠱毒水沾著爛心肝

向上路與千聖共行 入泥犁獄慚愧慚愧  
破沙盆準分文不直 換正法眼大難大難



拈女求定髮髻楊州鹿養茸微風生從欄葉  
判婆燒菴依稀越國柳垂絲和煙搭在欄干  
喝松源兩耳聾錦包特石  
殺破庵全心死鐵裹泥團  
做冷泉百日主人勝郭汾陽中書之考  
屹鄞江中流砥柱回覺陽州旣倒之瀾  
大徹投機廓頂門初無奇特信知道江南兩  
浙秋熟春寒  
臨濟至此十四世共二十六人

永聖寺



